

写给天下所有善良伟大的父母和一心热爱事业的人



金剪之恋

Jin Jian Zhi Lian
陈长春◎著

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有一种创造美丽的服务行业，人们心目中显得格外平常。它不太引人注目，但却蕴藏着和商机，在当今商界独占一席，雄霸全球，它就是融时尚文化精髓与一体的美发美容业。说到美发你早已稀松平常过N次，早已不足为鲜，但是说到行业里的人，你或许不至还有些许偏见。不过，当你了解到他们背后有多么不同追求梦想有多么执着时，你定会对他们千般赏识！这个行业里的确走出了无数让人惊叹的人才。了解他们，从这部书开始吧！

这个行业在无限的文化先锋与潮流常，感受超甚了解，甚容易，他为从这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剪金之记

陈长春 ◎ 著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金剪之恋 / 陈长春著. — 银川 :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11.3

ISBN 978-7-227-04706-3

I. ①金… II. ①陈… III. ①传记文学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31018号

金剪之恋

陈长春 著

责任编辑 唐 晴 王 艳

封面设计 伊 青

责任印制 李宗妮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出版发行
宁夏人民出版社

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139号出版大厦 (750001)

网 址 <http://www.yrpubm.com>

网上书店 <http://www.hh-book.com>

电子信箱 renminshe@yrpubm.com

邮购电话 0951-5044614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宁夏华地彩色印刷厂

印刷委托书号 (宁)0005863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4.25
字 数	200千		印 数	6000册
版 次	2011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7-04706-3/I·1232			
定 价	28.00元			

让梦想飞翔

◎ 蒋 林

励志故事早已屡见不鲜，只要你愿意倾听，生活中处处皆是。然而，以作者的亲身经历为蓝本，充分展示现代农民工自强不息，在诸多困境中华丽绽放的故事却不是很多。《金剪之恋》恰是这样一部小说。它将在逆境中奋进的主题描写到极致，每一个字都朴实而饱含深情；它是一个现代农民依靠自己、抓住机会、坚持梦想、顽强拼搏、实现梦想、摆脱贫困的青蛙变王子的真实故事。

小说主要讲述了主人公赵波涛如何走出农家小院，成长为一名出色的美发大师的。他的经历充满了万般艰辛。创业之初背的冤债，心爱的女人未婚先孕，弟弟进监狱，母亲被迫离家出走捡破烂……一个个困难接踵而至，家庭面临崩溃，梦想几度难以继续。赵波涛的人生陷入了绝境，但他心中那颗梦想的种子，始终没有死亡，那把金色的剪刀始终在梦中飞舞。只要种子不死，就一定能等到梦想开花结果的时刻。他忍痛抛下父母妻儿，背着沉重的行囊去了遥远的南方，迈出了继续追寻梦想的脚步，成了浩浩农民工大潮中的一员。外面广阔的世界，成为了让梦想展翅飞翔的天地。

20世纪90年代，改革的春风吹遍神州大地。经历了各种各样的苦难之后，赵波涛的人生，在改革春风的吹拂下，收获了喜悦的果实。在一次国际性美发大赛中，赵波涛脱颖而出，成了著名的美发大师。经历了风霜与苦难后，梦想之花终于绚丽地绽放了。那些曾经的坎坷与曲折，让他的人生更加丰富，让他的追寻更加动人。



“美国梦”曾是一个无比动人的词语，它激励了无数美国人以及向往在美国获得成功的人。拥有美国梦的人相信，只要在美国，通过坚持不懈的奋斗，便能获得更加美好的生活。其实，这种梦想不应只属于美国。至少，中国人应该拥有一个中国梦。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只要通过坚持不懈的奋斗，就一定能够获得更美好的生活。

《金剪之恋》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炫目的写作技巧，只有那满腔的热忱贯穿始终。作者用一种朴实的文字，生动而深刻地诠释了一个普通中国人如何经过自身坚持不懈的奋斗，最终拥有中国梦的。

这部小说最吸引人的地方，是主人公对梦想的守望和坚持，对理想的不懈追求。它让我们相信：只要我们拥有梦想，并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总会守得云开见月明。

既然播下了梦想的种子，就一定要等到收获的季节。让梦想飞翔吧！

目录 || Contents

-
- № 1* 一个贫穷大家庭的烦恼事 /001
- № 2* 初试身手，艰难中埋下梦想的种子 /009
- № 3* 一顿让妈妈生气的团年饭 /017
- № 4* 做好事差点毁掉了梦想的种子 /023
- № 5* 一见钟情的师徒之恋 /032
- № 6* 贫穷，让热恋的女友远离他乡 /045
- № 7* 单薄的双肩独自扛过农忙时节 /049
- № 8* 一场不该来临的爱情与灾难 /060
- № 9* 寻找远在他乡未婚先孕的女友 /071
- № 10* 为了堕胎费当起了建筑工 /080
- № 11* 被迫将突然降生的女儿送与他人 /090
- № 12* 差点命丧毒贩之手与父亲的困难生活 /105
- № 13* 妈妈负气出走，波涛梦寄深圳 /121
- № 14* 在深圳漂泊与翁媳矛盾激化 /137

Na 15	美发技艺与思乡情结日益见长 /147
Na 16	一段邂逅的美丽与打工的不白之冤 /157
Na 17	一段野蛮与一段没有结局的故事 /170
Na 18	捧回了国际大奖赛奖杯却黯然而退 /185
Na 19	苦涩的家，飞翔的梦 /192
Na 20	京城拍戏，偶遇贫病交加的妈妈 /204
Na 21	新年，一个重新团圆的新的大家庭 /210

后记	/218
----	------

N₂ 1 一个贫穷大家庭的烦恼事

在四川南部地区，山丘蜿蜒起伏，一个个小村庄散布在山区的坡地上，这片坡地养育着很多的穷人和富人，罗芳村是这片土地上比较落后的村庄。站在远处朝村子瞭望，一座座小屋掩映在丛丛竹林之中。村的东边有一所大院，居住着七八户人家，他们和睦相处。大院正南，有一座破旧的瓦房被周围密密的竹林衬得矮而小，像痴情的失恋者一样，孤独地冷落在那里。在这间破旧的瓦房里，室内陈设简陋，盛满浓浓的穷人家的味道——这间瓦房就是小说中的主人公——当代农民工——在美发界成为精英的赵波涛的家。

时间回到1990年腊月中旬，四川南部地区，在新春佳节即将来临之时，院里院外都充满了浓郁的节日气氛。初春的气息布满乡村大地，万物苏醒，庄稼地里到处一片新绿，空气爽人。

波涛的父亲赵华荣年近五旬，在外奔波已有多年，波涛的爷爷奶奶早已去世，有一个二叔住在院的西边。母亲周素英在家里除了负责自己那几亩责任地之外，还常常在集市场前、场后做些小生意维持家用。波涛的大哥赵刚已婚，有两子，但赵刚与父母兄弟未曾分家。赵刚一年四季东游西荡，一事无成。嫂子李珍务家搞后勤带孩子，向来无忧无虑，与父母同吃同住。弟弟赵平还在念初中。

波涛读书未曾出人头地，现在的世道，年纪轻轻的没有一技之长以后怎么生活啊？妈妈想得很实在，两个月前把他送到了县城里学习理发这门手艺。现在念书的就只有赵平，妈妈将唯一的希望寄托在了他的身上。日子虽然过得艰难，但家还算温馨、和睦、幸福。

外面的微风在吹动，瓦房里除了父亲赵华荣外，全家人都聚在室内聊着家常，像是举行什么会议，一会儿静悄悄的，一会儿议论纷纷。

堂屋中间是一张大方桌，桌子上方坐着一位中老年妇女。寒冬腊月，盆地气候不同于北方，罗芳村很少下雪，但寒意依然明显。她穿着一件破旧的棉袄，头发没有全白，身体微胖，身子靠在桌边，手托着腮，像在思考什么，这是波涛的母亲。刚刚吃完午饭，有个女人还在收碗抹桌，这女人看上去很年轻，瘦小的脸，皮肤较白，头发扎成马尾，她的身材细长而匀称，胸前挂着围裙，胳膊上戴着袖套，做事的动作显得非常麻



利，她是波涛的大嫂。离桌不过两米远的床边坐着一个小伙子，十七八岁，留着自然的中分发型，红润的脸，长得文质彬彬，这就是波涛。桌的两旁分别坐着两个青年：一个长得斯文，头发较短，看上去只有十五岁，他是波涛的弟弟；另一个皮肤较黑，宽宽的脸庞，体格魁梧，嘴里吸着烟，神情悠闲，他是波涛的大哥。地上还有两个孩子，年龄都不到三岁，大的叫亮亮，小的叫圆圆，他们天真活泼地玩着小鸡。

没有人讲话时，屋内显得格外寂静，一家人你看我，我望你。波涛这一年十八岁，还像一个孩子似的，他似乎有什么心事，一脸惆怅，拿起一本美发的书籍胡乱地翻着，看不进，又抬头望着妈妈那半白的头发、微驼的背。



妈妈把视线死死地望向门外。

波涛从小就很孝顺父母，但他并不知妈妈心里在想什么，更不知当家人的精神压力，满身疲倦的妈妈眼前一片迷茫，只感觉生活得很累。

赵华荣没回家，家里缺少了一位主事人，屋里人的心都分外失落，毫无过节的气氛。在当地，一直以来，人们的风俗习惯都会在节前做一些别有意义的活动：杀年猪、做腊肉、灌腊肠、办年货等等，这些活动在很多地方都有，总之，这个月是很特殊的一个月，家家户户都沉浸在欢乐之中。

赵波涛自言自语说：“我们今年这个年咋过呢？爸也不寄钱回来，人也不回来，这办年货拿什么去买，这一家人的开支咋办？你看看人家，

家家户户热热闹闹盼团年，杀年猪，忙得可有味道，我们却冷冷清清坐在这里。”

妈妈似乎没听见，脸上毫无表情。

赵刚坐在一旁，跷着二郎腿，嘴里吸着烟。他对波涛学艺花钱有些嫉妒，可是波涛天生油嘴滑舌，能使妈妈开心，人又勤快。赵刚自身缺少这些优势，所以平时在向父母讨取零花钱时也没有波涛顺利，他也有苦难言，只能在语言上打击波涛。听了波涛的言语，他那老天自然而然赐给他的老大形象在瞬间得以膨胀，表现出一脸的神圣和庄严：“你知道啥？！一天就知道向老的要钱，买这买那，穿好的，吃好的。”赵刚说话神情冷若冰霜，就连弹烟灰的动作也带着不满。

波涛听大哥说话的口气似乎是自己哪里得罪他了，今几个对自己怎么这么大意见。他局促不安地找着自己的过错。

赵平不识时务，莽里莽撞地对着家人说：“我不管你们这些，总之过了年有钱给我缴学费就行了。”

妈妈逗了逗地上玩的小孙子，接着赵平的话讲道：“赵平你用心读你的书，有的是学费钱，你念好书，成绩差了读不进你就给我回来挖田种地，到时候你不要埋怨我们老的不让你读书就行了。”赵平并不理解妈妈话的分量，乡下孩子贪玩不好学，这跟家庭文化教育有一定关系。赵平说：“我不会怪你们的，今后考不上学跟爸爸打工去。”

素英听了心里一阵绞痛，这使她一直望子成龙的心受到打击，可她没上过学，不知用什么词句让儿子明白其中的道理，只是实实在在地讲：“你现在少想些以后的事，现在是你学知识的时候。你知不知道，电视里经常报道外面有好多的失学儿童，他们读不起书，想读却没能读，你也应该多想点事，不要辜负我们对你的期望，我们这个家还没出过一个大学生，你自己要争点气呀！”妈妈语气由硬变软。听见妈妈掏心窝的话，赵平原本兴致勃勃的脸上不得不出现在几分罕见的羞愧，不再有声气。

常言说：长嫂当母。李珍生活的苦涩经历多了，吃了没文化的亏，很有体会，很是希望家里能出一才子，便说：“你哥那时读书住校一星期才一块钱生活费，现在你的确该多想一想。”赵刚接着说：“那是80年代，现在是90年代了，怎能跟以前比呢？这不是钱的问题，是我头脑笨，读不进去，怪不得人。”

一家人的话题都转向了赵平。

赵平对老大的言词很有意见，老大自己一事无成还在教训别人，哥哥的话让他内心的火焰突然爆发：“哼！你以前读书经常打牌搞赌，还偷家里米卖！”赵刚是大哥，过去的教训给他印象颇深，带着愤怒的表情



说：“你怎么尽说些不好听的？你怎么不去比一下人家那些穷人是怎样上大学的，难道你想学我这样没出息？！”妈妈见他们俩兄弟争个没完，忙招呼说：“你们不要争这些无聊的事，你们都是‘一挑沙罐掉下崖——没有一个好的’。”说完抱着小孙子走了出去。

在当时的年代和家庭文化背景下，这个家庭的生活质量代表着无数老百姓家庭的生活质量。

大院口，层层叠叠的庄稼地里蜿蜒着几条小道，其中一条小路上走着一个中年男人，小道两边是绿油油的农作物。

中年男人在向院口靠近，他是院里的老张，是村里了不起的劳动模范，四十开外，体格健壮，蓄着又黑又浓的胡须，人品端正，见人总是一副和蔼可亲的笑脸。

素英在院口和老张撞个正着，老张一开口就说赵华荣回来了，叫她快去迎接，又说他背了好多东西，累得汗流浹背。素英听了还不信，说老张在开国际玩笑，她知道自己丈夫不会回家过春节，哪肯相信老张的话。但老张一本正经，发誓说谎是王八，素英心里顿时涌出一阵热流，对老张“谢”字也来不及说，转身向村口走去。

不管以前还是现在，一个家庭，男人永远都是靠山，就是我们生活中的顶梁柱，他的肩膀必须承担家庭中的重大责任。素英得知丈夫回来的消息，精神倍增，突然来的喜悦瞬间暖透了心，她抱着小孙子三步并作两步走，到了村口，果然见那熟悉的身影背着行囊弯腰垂头地向自己走近，她心情非常激动，不知怎么叫自己丈夫，只是急切地吩咐小孙子叫爷爷，小孙子非常乖，还没看清对方面容便用那清脆的童声大声呼喊。

赵华荣年近五旬，样子和年龄很不相称，留着浓浓的胡须，漆黑的脸上挂着汗，看上去像位老翁。他抬头望见素英和孙子，吃力地松了松肩上的背带。素英加快步子，走近跟前，望着丈夫一张疲惫的脸上流满了汗，也来不及多想，连忙解下行李，自己背上，心里发痛地埋怨他怎么不赶车，叫人看了着急。华荣不作回答，只顾亲切地问候孙子，从衣兜里取出糖果往娃娃嘴里放，这个场面，饱含着穷人生活的许多无奈。

华荣外出打拼，因为家庭贫困。不管在农村包围城市的岁月或是现在城市包围农村的年代，人穷跟文化和智慧有很大的关系。在以前的日子里，没有读过书的人太多了，在老百姓中，大部分人的生计都是靠出苦力。

改革开放的年代，能出门出苦力挣钱是党的政策好，农民心里乐啊。可光有劳力也不一定行，还得讲运气。赵华荣今年就没有运气，公司老缺材料，雨水天又多，大部分时间都在休息，一年到头没挣几个钱还被

老板拖欠了工资，公司里已经放假，只得往家里跑。

华荣回到家，屋内刚才的沉闷气氛一扫而空，家里人都忙乱了手脚，波涛忙给父亲大人倒茶，孙子们都围着爷爷转，一家人都精神抖擞，喜上眉梢。

素英又拿来毛巾帮丈夫擦背，毛巾一塞进背心，便心疼地说：“哎呀！衣服全都汗湿了，你坐车多好，弄成这样，也不怕热。惜钱如命，这毛病就不能改?!”听这话就知道华荣是一个非常节约的人，他还高兴地回答：“我力气足，精神好，锻炼锻炼嘛，这冬天运动又可暖身子。”话说得轻松，可他心里就是想节约那几毛钱车费。

此时的华荣像贵宾，享受着家人的万般热情。素英弄来饭菜，儿媳打来热水，他洗上一把脸，往桌边一坐，波涛拿来一瓶酒，给他倒了半杯。

华荣一生勤俭节约，从不舍得买一件好点的衣服，生活中，粗茶淡饭是他的习惯。华荣是这一家子的灵魂，他的回来改变了家里所有人的心情。

华荣知道波涛正学理发手艺，没歇息多久，就忙着关心他的学习情况。波涛一脸惆怅，只说学得很好，就是没钱买工具。赵刚没有学到手艺，心里不满，讲话也不给面子，对着波涛来了几句：“你娃娃还想要钱买工具，你知不知道你学手艺花了家里多少钱了？你现在学手艺好像大爷一样，什么都不做，每次从县城回来享清福，水都不想挑，我们一天做这做那，平时在妈那里要点钱都很困难！”李珍招呼他：“说这些干啥？谁叫你是大哥？现在家庭环境不一样，谁叫你福气不好。”华荣说了公道话：“不要说这些风凉话，我们老人对待你们几个兄弟都是一样的，你赵刚千万不能说我们偏心顾了谁，像你前两年结婚办喜事，还不是一样我们出钱。”赵刚不服气，带着亮亮气呼呼地出了门。

这是典型的家庭问题，也是做父母最头痛的问题。

华荣不再说话，往凉椅上一躺，摸出一支烟点了起来，深吸一口，回到家的感觉真是让人舒坦。

出过门的人都有感触，刚到家什么事都是新鲜的，东拉西扯问这问那。华荣的心很不放空，嘴里念着庄稼，担心自家的粮食是否也像别人家一样丰收在望。

赵平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家里的大小事也参不上言，他一心不愿意爸爸外出，便担心地问父亲是否还要出去工作。华荣肯定地回答：“还要去，工程没完，还有工钱没结，肯定要去。”华荣回来似乎让赵平长了智慧，他满怀激情地说：“我看你们最好一个都不要出去了，你看我们这一



家人，东一个西一个，一年到头没挣上钱，不如在家把农业搞好点。你看村里的人家，他们没出远门，日子不是一样过得舒服。今年呢，大哥常在外做砖工，这里一天那里半日，都没啥收入，人也耽搁了，家里的活又没帮上。我又要读书，二哥又在学手艺，大嫂带两个孩子，妈妈有时还要忙些生意，这忙里忙外的多苦啊！”赵平讲得有板有眼，华荣耳朵听着小儿子正儿八经、头头是道的长谈，眼睛却忧心忡忡地紧盯着屋里两个孙子的一举一动。素英也在心里合计着。

就在此时，波涛的二叔同二娘满面笑容地走了进来，冲淡了屋内的沉闷。

波涛的二叔也是清贫人家、普通农民，生活比华荣家更为寒酸，就连平时吃餐肉也要看看日子。

波涛的二叔性格内向，计较心强，他同华荣之间，经常会为一些小事争闹，非要争个你输我赢，但有时两人在一起，又有说有笑，格外亲热。二娘体肥貌端，一头自然卷曲的发型衬得那张不大不小的圆脸透露出一般农村妇女少有的富贵。她一脸笑容地进门。

波涛的二叔刚坐下，华荣便从衣包里掏出从外地带回的香烟热情地递了一支给他点上。

波涛的二叔没出过远门，见华荣从外地回来带着气派，打心眼里羡慕他能外出打工挣钱，笑嘻嘻地恭维：“什么时候能带我出去挣点钱，听人说今年你们的收入很不错，而且活也不重。”在时下乡村风气里，只要能出远门打工，回到家的时候口袋里的钱不管有多少，那都是风光的事儿，都会让人羡慕不已。

没出过门的人想出门，而只有出过门的人才能真正体会到出门在外的那种无奈，那种酸苦。华荣经常在外，尝尽了外地生活的风风雨雨。今年的收入不好，他听了二弟的话，沉默一阵，脸上呈现出一种在外打工挣不上钱的无奈，轻声地说：“你在家做石匠多好，既能挣钱又可照顾家，出门找钱工作苦啊！你没出过门根本不知在外受的那份罪，这出门得讲运气，我今年运气又不好，公司老是缺材料，雨水又多，这一年到头还挣不到两千块钱呢。”二娘不相信华荣的话，一直梦想着自己家人能有福气沾点光，也能跟随大哥出门挣点钱。但她明白两兄弟心各一边，知道华荣对自己丈夫很有意见，有好事丈夫是沾不到边的，不过老的问题小的总不会有问题吧？她灵机一动，对大哥说：“干脆把我们家小强带出去，那家伙读书不努力，农活不想干，把他拉出去尝一下挣钱的滋味，免得他不知天高地厚。”华荣在外时间长，吃没文化的亏吃多了，知道文化在生活中的重要，听了弟媳的话很是不满，说她真是没见识。他

不看弟媳的脸，只是盯着门外：“那怎么行，你看小强那身体，单薄得很，他还未成年，骨头都没长硬，就叫他下苦力，你们想得也太不现实了吧？他今后不怪你？现在最主要的是让他好好读书，不学点东西以后咋办，难道学我们？”

一听到教育孩子的话题，伤透脑筋的素英无助地说：“我去算过命，我们这个家没有一个文人。你们瞧瞧，你们家两个‘少爷’，我们家几个，哪一个是读书的料？不管那么多，反正让他自己去读，读不下去回家种田受罪该他自己倒霉，也怪不得谁。你天天在他耳边唠叨，他就当吃一碗‘宽面’——无济于事，莫把你气死了。”

望子成龙，为了孩子的学业，素英的心也算是操透了。

过了一会，波涛的二叔要走，说马上就过年了，还有些庄稼活没做完，得赶紧做。素英不作留，知其有事，便从房里取出华荣带回的外地特产放到二娘手里，亲切地说：“这些都是华荣从外地带回来的，你们也尝尝。”二叔跟二娘最有小心眼，乡下的文化人不多，人与人之间存在一定的心理问题，就连亲兄弟相互之间都存在一定妒忌心。

平常二叔心里很嫉妒波涛家，因为自己找不来钱，但他表面上又要做大好人，且面子上做得非常好。二娘望着手中的糖果，客气地推辞：“哎呀——这怎么好意思。”素英说：“这平时间，华荣不在家，农忙的时候经常叫你们帮忙，这点心意你应该收下。”二娘听得脸上发热，因为她知道自己很少帮他们忙，便挤出笑容掩饰着自己的尴尬：“你客气了，一家人怎么说起两家话来，俗话说得好，千亲万亲还是自家亲，一家人怎样都是一家人，你帮我，我帮你，人之常情嘛。”

乡村的夜晚格外冷清，不像城市，到处灯红酒绿。四川的腊月，每到夜晚，大地便弥漫着浓浓的雾，天上的月亮也模糊不清，像小说里写的“遮着一层面纱”。

波涛的家，远远望去，只见一小点儿灯亮，带些浑浊，院里不时传出阵阵狗的叫声、电视广播声，在这宁静的夜里，犹如天籁。

华荣的房间里是一种沉闷的气氛，素英靠在床头织着毛衣，华荣坐在离床不远的旧沙发上，一边吸着纸烟，一边欣赏电视里的节目。

素英心里琢磨着家事，总结着不足，盘算着来年计划，眼看自己丈夫一年出门挣不了啥钱，心里又愁又闷，决定留丈夫在家种地，自己出门做些小生意。华荣听她这么一说，心里不愉快：“你这个人全是女人见识，哪有女人出门养家的，外面哪是你闯的地方？我有技术，公司高薪聘我，我出去肯定好过你。”素英对丈夫挣不上钱很是不满，同时也着急，听了他的话很不畅快，把手里的针线活倏地放下，语气突然加重：



“你懂个屁！你有技术，你挣的钱呢？！”说到钱这个问题，华荣沉默了。

素英是这个家庭最重要的角色，最能吃苦耐劳，丈夫不在家的日子，这一家老少全是她一手操管，还有庄稼地里的活儿。她起早睡晚，三餐饭并作两餐吃，嘴里从未漏出个“累”字，从没厌倦过，村里评她为“先进个人”。她性格开朗，能说会道，凭一张笑脸和伶俐的口齿能过遍全村人。

这个家，主要的劳动力是素英，华荣手脚没她麻利，嘴也说不过她，所以他们在一起商量问题时，华荣多数都是听众。

这个家，素英当权，华荣只是做样子，什么事都得由素英处理。她把手中的活儿放下，轻声地讲：“这一家人，你都知道是啥情况，波涛学艺要钱，赵平读书也要钱，赵刚超生二胎罚款，一家人的生活，还有平常的人际往来、农业水利款、上交款……哎，你就知道抽烟。”其实华荣的心一样沉重，他肩上的担子也不轻，听了素英的话更是万般无奈。他深吸一口烟，心沉沉地说：“这个家我也不知怎么来讲，三个儿子都这么大了，就没有一个争气的。下午我看了赵平的考卷，科科不及格，二儿子学手艺还学抽烟，赵刚老是以出去干活为由打牌搞赌，想不到他现在当家为人父了还那样不醒事，你在家也不管一管。”

“我有三头六臂？你现在回来了，你来管！你试一下，看能不能管住。你不记得了，赵刚小的时候你把他的腿都打断了，他改了那些恶习没有？”素英气愤地说。

华荣有些火了：“没有那么怪，这过完年，把他分到一边去，结婚几年来跟着老的一起吃了这么久也够意思了，分到一边去我看他还赌不赌。那计划生育罚款由他自己解决，不让他们独立，不给点压力，他们是永远不明事理的，长期睡在梦床上——哼！真是越想越气。”

赵刚在房里修理一台破旧的收录机，亮亮在旁边碍手碍脚，惹得他心烦，忙吩咐孩子睡觉去。李珍在床上不耐烦地说：“你可不可以睡觉了，搞的孩子也不想睡，你白天打牌，晚上来搞这些乱七八糟的，你是不是人？！”

女人发牢骚，男人一般不爱听，赵刚满不在乎，手里忙着，眼睛死盯住收音机，顺口答话：“你知道个屁，一天到晚就知道睡觉，像猪一样。”李珍骂他有病，随后又微带着笑脸，带着几分正经说：“你看这次爸回来会不会把我们分到一边去？”李珍心里一直打算着分家的问题。农村的儿媳妇，大多心胸狭窄，对公公婆婆有偏见。赵刚对分家的问题从不理睬，每当李珍说起，他总是抱着无所谓的态度。女人向来比男人心细，李珍着急地说：“我看你呀，一天都不务正业，要是真的分了家，你

麻烦多着呢！你还欠那么多账。哎，这账我可不管，这是你们赵家的，要是弄不好，我就带两个孩子回娘家，我也出门打工去。”顿了顿又说，“其实分了还好，免得一天吵来吵去，吃吃小锅饭也好。”赵刚说：“你就是自私，女人就是女人，做儿媳妇还都不能吃一点亏。”

№ 2 初试身手，艰难中埋下梦想的种子

波涛也没睡意，自学手艺以来，每隔一段时间，总要在父母那里要些零用。他在县城学艺，住在姑姑家，回来一次总得给姑姑带些礼品，哪怕几斤米都好，总不能空着手回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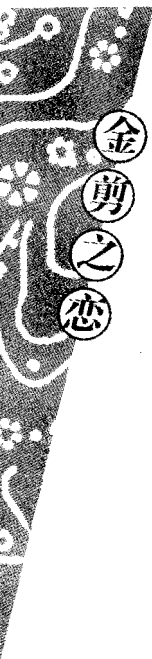
波涛明天又要回县城，手里还没有车费，不知怎么跟父母开口，又怕听父母的“政治课”。

他小心地敲开父亲的门，素英知其有事，便问他，波涛小声说：“到了年底，各行各业的生意都好，自己还要多练练手艺。”素英当然同意，知道他要进城，便摸出十元钱递给他。华荣对波涛不放心，私下又发现他在学抽烟，心里还藏着气，便问他学艺到底学成啥样了。波涛自信地回答：“我准备春节后自己开店。”华荣听了大吃一惊：“开店？这开店得要多少钱？你以为家里是摇钱树，我告诉你，你就买一把椅子，一把剃刀，一把剪刀，在场口摆一个小摊。”他讲话一向是财短气粗，听得波涛心里发愁。华荣嘴上虽然这样说，心里却是支持着儿子的。

波涛在县城学艺，吃住都在姑姑家，一直都在给姑姑添麻烦。素英最有人情味，想到华荣回家了还得给波涛姑姑送点薄礼，便又多给了波涛十元钱，吩咐他买只鸡送给姑姑。

第二天气温很低，天阴沉沉的，似雨非雨，雾蒙蒙的。早饭一过，波涛就赶往县城。

家门前空坝里，稀稀站着几个人，屋檐下坐着华荣同素英。赵刚不知哪里来的雅兴，对着眼下的景色喋喋不休：“怎么现在很少见到桃花、梨花了。以前，每逢这个季节，到处可见种子发芽，果树开花，如今冷风入村，满目凄凉。”李珍听了就来气，直言直语嘲笑他：“你还真有观察力，这些问题都被你看到了，你怎么不观察一下锅里很快就没米了，一天到晚就知道讲些废话！”这话听得赵刚像被泼了一盆冷水，冻得打颤。就在此时，村里的小王笑扯扯地走了来。小王是个富裕人家子弟，



四方脸，皮肤白净，留着时尚的发型。小王的父母都是端铁饭碗的，他无职无业，好吃懒做，平时最爱打牌聚赌，算得上是社会败类。小王今天穿得讲究，带着一脸的傲慢。华荣一见开口笑道：“王少爷，今天打扮得像花花公子，又有什么好事？”小王听了露出害羞的样子：“老赵，还有什么好事，这欢欢喜喜的腊月，除了打打麻将还能做什么？”小王说完向赵刚递了眼色。李珍最是看不惯游手好闲的人，对小王心里有憎恨又不好得罪他，只对着赵刚发号施令：“赵刚，带娃！我去弄些猪饲料。”说完把小儿子圆圆推到赵刚身边。赵刚很清楚老婆的态度，便向小王摇头暗示，表明不能奉陪。小王瘾大，小声劝道：“走嘛，把小孩带去不就得了。”华荣注意到了小王的举动，带着讽刺的语气说：“王少爷，谁能跟你比，你家有的是钱，父母就像摇钱树，自己又是独生子，赵刚呢，还欠超生罚款几大千，你有多少钱用不完了？来，拿来我帮你用！”几句话讲得小王满脸羞愧，像有人给他脸上抹了一把黑灰。这时波涛二叔也走了来，闻声便是一句嘲笑：“对的！坚决打击赌博分子。”听他这么一讲，小王有些气恼，一副埋怨人的样子：“你这个冒尖户，在这里干叫，关你啥事？”他今天运气不好，好好的兴致却碰了一鼻子灰，只得低头走了。

素英也生气地数落赵刚：“你赵刚孩子都两个了，还整天跟这些牛鬼蛇神鬼混，你有没有想过以后的日子咋过？欠这么多烂账，怎么去还？房子还是这个破样，要是真的把你们分到一边去……”赵刚对自己已为人父却一事无成一点也不感到羞愧。

素英硬不下心把话说完，李珍听了素英的话敏感过了头，原本一直保留着的对父母亲的少许敬重顿时荡然无存，好不耐烦地说：“好了，好了！我知道你们什么意思，嫌弃我们，没关系，不就是分家嘛，分就分，不好说我帮你说。”可怜天下父母心，素英只不过说了几句心里头的实在话，做儿媳的怎么能如此小见，话向一边讲呢？

赵平好歹也是一名书生，分得清是对是错，眼前的一切使他局促不安，他不得不说出两句让大家消气的话：“哎呀！我说你们是吃了饭没事干，都啥月份，闹什么闹，让人家看笑话，这分家过完春节再作打算也不迟嘛。”

赵平这话说得得体，二叔直赞说得好，赵刚也不知哪根筋不对，继续火上加油：“二叔，你不知道，这个家只有波涛和赵平是儿，我不是儿，钱当然是给他们花。”这话一落音，素英急得两眼发红，哽咽着说不出话：“你……你个大少爷好……好好想想，我们老的在哪里刻薄你们了，哪里又偏向谁了？你……你……”他二叔见状，忙指责赵刚：“我说